

(五) 清

王猷定

汤琵琶传..... 1

李 清

鬼母传..... 3

黄宗羲

柳敬亭传..... 5

归 庄

狼噬麟..... 7

徐士俊

汪十四传..... 8

李 渔

秦淮健儿传 10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13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38

合影楼 56

夏宜楼 75

酌玄亭主人

百和坊将无作有 95

周 容

芋老人传..... 111

古吴墨浪子

西泠韵迹·····	113
断桥情迹·····	134
艾衲居士	
首阳山叔齐变节·····	151
黄周星	
补张灵、崔莹合传·····	162
徐 芳	
雷州盗记·····	169
陆次云	
宝婺生传·····	171
王士禛	
剑侠传(二篇)·····	173
唐 甄	
楚人患眚·····	176
石季饮药·····	176
陈 鼎	
八大山人传·····	177
王 倬	
看花述异记·····	179
戴名世	
鸟说·····	184
钮 琇	
睐娘·····	185
蒲松龄	
劳山道士·····	191

娇娜·····	194
青凤·····	198
画皮·····	201
婴宁·····	204
聂小倩·····	210
阿宝·····	214
张诚·····	218
连城·····	221
连锁·····	224
田七郎·····	228
促织·····	232
花姑子·····	235
小谢·····	239
小翠·····	244
梦狼·····	249
司文郎·····	252
席方平·····	256
瑞云·····	260
葛巾·····	262
黄英·····	266
竹青·····	270
香玉·····	273
笔炼阁主人	
白钩仙·····	277
五色石主人	

反芦花·····	298
杜 纲	
愚百姓人招假婿 贤县主天配良缘·····	321
纪 昀	
李生·····	338
书痴·····	341
交河乡民·····	342
张氏夫妇·····	344
讲学者·····	344
富室积谷·····	345
董家庄佃户·····	346
袁 枚	
驴雪奇冤·····	348
三姑娘·····	350
鬼有三技·····	352
沈起凤	
鲛奴·····	353
桃夭村·····	355
和邦额	
阿稚·····	358
陆水部·····	363
长白浩歌子	
青眉·····	367
宜织·····	374
钱大昕	

弈喻·····	384
钱 泳	
成衣匠·····	385
沈 复	
坎坷记愁·····	386
吴炽昌	
公大将军延师·····	400
金山寺医僧·····	404
曾 氏	
起事来历真传·····	407
许奉恩	
林妃雪·····	410
姁儿·····	419
金钱李二·····	430
王 韬	
何氏女·····	436
夜来香·····	439
因循岛·····	444
宣 鼎	
麻疯女邱丽玉·····	450
闺侠·····	456
了不了道人·····	461
秦二官·····	463
邹 弢	
智女·····	471

高太痴

- 梦平倭虏记..... 472

林 纾

- 柳亭亭..... 481
洪嫣篁..... 486
渚莲..... 490
庄豫..... 494

康有为

- 青娥血泪..... 498

无名氏

- 痛定痛..... 511

吴趼人

- 大改革..... 522
黑籍冤魂..... 528
立宪万岁(滑稽)..... 538
平步青云..... 556
查功课..... 559

秋葆贤

- 唐生..... 564

李涵秋

- 穷丐..... 568

萧然郁生

- 彼何人斯..... 580

包天笑

- 诸神大会议..... 584

一缕麻·····	591
画符娘·····	596
陈景韩	
路毙·····	600
徐卓呆	
入场券·····	604
买路钱·····	606
徐卓呆 包天笑	
无线电话·····	608
王钟麒	
学究教育谈·····	614
孤臣碧血记·····	618
吕 侠	
血帕·····	627
张其纫	
两头蛇·····	645
梦	
绛衣女·····	654
恠 查	
狱卒泪·····	666
天 石	
南鄞都阅兵记·····	673
閻 异	
介绍良医·····	683
陶安化	

小足捐.....	688
饮 椒	
地方自治.....	693
朱炳勋	
化外土.....	696
陶兰荪	
恨史.....	698
虚 白	
暗中摸索.....	708
苏曼殊	
断鸿零雁记.....	715

清

王猷定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汤琵琶传

汤应曾，邳州人，善弹琵琶，故人呼为“汤琵琶”云。贫无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树，构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闻歌声辄哭。已学歌，歌罢又哭。其母问曰：“儿何悲？”应曾曰：“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世庙时，李东垣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应曾往学之，不期年而成。闻于王，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着宫锦衣，殿上弹《胡笳十八拍》，哀楚动人。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应曾由是著名大梁间，所至狭邪争慕其声，咸狎昵之。然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

后征西王将军招之幕中，随历嘉峪、张掖、酒泉诸地。每猎及

阅士，令弹《塞上》之曲。戏下颜骨打者，善战阵，其临敌，令为壮士声，乃上马杀贼。一日至榆关，大雪，马上闻箜篌，忽思母痛哭，遂别将军去。夜宿酒楼，不寐，弹琵琶作箜篌声，闻者莫不陨涕。及旦，一邻妇诣楼上，曰：“君岂有所感乎？何声之悲也！妾嫖居十载，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无可适者，愿执箕帚为君妇。”应曾曰：“若能为我事母乎？”妇许诺，遂载之归。

襄王闻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跳入蓬窗，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

已归省母，母尚健而妇已亡，唯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侍郎不至，闻猿啼，何也？吾殆死！唯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乱，负母鬻食兵间。耳目聒聒，鼻漏，人不可迹。召之者隔以屏障，听其声而已。

所弹古调百十余曲，大而风雨雷霆，与夫愁人思妇，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而尤得意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俄而无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泪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

应曾年六十余，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见而怜之，载其母同至桃源，后不知所终。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汤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则其情必不深，乌能传于后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复见君曩者衣宫锦之盛矣。明年复访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争贱之，予肃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鲜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后，将投身黄河死矣！”予凄然，许君立传。越五年，乃克为之。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

本篇选自开明书店 1932 年排印本《虞初新志》卷一。王猷定以充满感情的笔触，记述了一个沦落民间的音乐演奏家的坎坷经历，表露出深切的同情，最后发出“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的慨叹。因人思己，再推己及人，意犹未尽，发人深思。文中对音乐的描述，尤其是对《楚汉》一曲的刻画，令人如闻其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历来为人们所称赏。（顾青）

李 清 (1602—1681)

字水心，号映碧，江苏兴化（今属江苏）人。明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官刑部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不仕，隐居著书，有《史论》、《三垣笔记》、《南渡录》等。

鬼 母 传

鬼母者，某贾人妻也。同贾人客某所，既妊暴殒。以长路迢

远，暂瘞隙地，未迎归。适肆有鬻饼者，每闻鸡起，即见一妇人把钱俟，轻步纤音，意态皇皇，盖无日不与星月侔者。店人问故，妇人怆然曰：“吾夫去，身单；又无乳，每饥儿啼夜，辄中心如剗，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儿耳。”

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昼投钱于笥，暮必获纸钱一，疑焉。或曰：“是鬼物无疑。夫纸熬于火者，入水必浮，其体轻也。明旦，盍取所持钱，悉面投水瓮，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独妇钱浮耳。怪而踪迹其后，飘飘飏飏，迅若飞鸟，忽近小冢数十步，奄然没。店人毛发森竖，喘不续吁，亟走鸣之官。起柩视，衣骨烬矣，独见儿生。儿初见人时，犹手持饼啖，了无怖畏。及观者猬集，语嘈嘈然，方惊啼。或左顾作投怀状，或右顾作攀衣势。盖犹认死母为生母，而呱呱若觅所依也。伤哉！儿乎！人苦别生，儿苦别死。官怜之，急觅乳母饲，驰召其父。父到，抚儿哭曰：“似而母！”是夜，儿梦中趑趄啾唧不成寐，若有人呜呜抱持者。明旦，视儿衣半濡，宛然未燥，诀痕也。父伤感不已，携儿归。

后儿长，贸易江湖间，言笑饮食，与人不异。惟性轻跳，能于平地跃起，若凌虚然。说者犹谓得幽气云。儿孝，或询幽产始末，则走号旷野，目尽肿。

此见《虞初新志》卷一〇。李清的文言小说十分出色，时人评曰：“行文飞动，有令人歌者，令人泣者，令人喜解颐、怒冲发者；唐宋稗史野乘莫逮也。”《鬼母传》为其代表作。其写母子之爱，从几处最富表现力的细节入手，着意描绘，笔墨饱含深情，极富感染力。（顾 青）

黄宗羲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柳敬亭传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勾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哈嗔噉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

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滑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南雷文案·撰杖集》。明末清初传写柳敬亭者不少，相比之下，黄氏对人物精神实质的把握是准确深刻的，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立体、真实的。其一，柳之名噪天下，固然与他的艺术天赋有密切关系，但是使他的说书艺术达到动风雨、泣鬼神的精神境界的精神实质却是他具有坎坷、丰富的经历，善良的人格，以及他的民族大义。黄氏以他深邃敏锐的艺术眼光和健康的美学观，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其二，作者以史学家之笔突出柳在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在内容的结构安排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其三，作者对柳从无赖到学艺而成的描写，对柳戎马生涯的记述和柳政治才华的缘由的透析，以及最后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渲染柳之说书艺术的高尚境界，语言都简洁精当，恰如其分，真实而完满地塑造了人物形象。（魏海棠）

归 庄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狼 噬 麟

马鞍山中，故有两狼，一父所生，一大一小，皆贪残戕杀同类，不遗余力。已而大者死，小狼遂兼两穴而据之，又恃老狼为同类之长，益恣其残虐，物皆受其害。

一日遇麟，狼不知其为麟也，而噬之。麟性仁，不与角；又以时无圣人不欲出，乃引而远之。狼以为是无奈我何也，山中莫我若也，益张其威，肆其毒。虎豹欲稔其恶，亦姑任其所为。于是山灵恶狼之为害也，见梦于猎者，猎者牵犬入山，逐而得之。其肉腥臊不可食，磔以饲犬。穴中之藏，皆为虎豹所取。闻者快之！是时圣人亦出，而麟游于郊。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归庄集》卷一〇杂著。

作者身为明朝遗民，饱经乱世，民族之恨，国亡之悲，家破之痛，时世之忧，世态之愤，常酣畅淋漓于诗文之中。

本文即以犀利峭拔之笔描写了一个兽类故事，简洁完整，寓意深刻，愤激之情、憎恶之意跃然纸上。这里展现的是一个黑暗、邪恶、毫无正义的世界；恶者逍遥肆虐，横行霸道，强者明哲保身。所谓的圣者、善者同样都是虚伪、懦弱、奸猾之极，只有弱者身受其害。写动物世界即寓意人的社会，抨击矛头直指残虐、奸猾、狡诈、不顾人民死活只顾自己利益的统治者、权贵阶层、帮凶、邪恶势力，也剥落了那些圣人、君子、贤者的华丽外衣，揭露出其虚伪、懦弱、丑恶的本质。而在当时的社会，猎人也只能是作者的一个理想而已。（魏海棠）

徐士俊

生卒年不详。原名翔，字三有，号野君，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当明末清初之际。曾作杂剧，《盛明杂剧》中今存其《络水丝》和《春波影》二本。

汪十四传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详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骑射，有燕赵之风。时游西蜀，蜀中山川险阻，多相聚为盗。凡经商往来于兹者，辄被劫掠。闻汪十四名，咸罗拜马前，愿作“护身符”。汪许之，遂与数百人俱，拥骑而行。闻山上嚆矢声，汪即弯弓相向，与箭锋相触，空中堕折。以故绿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贾尽得数倍利。而白梃之徒日益贫困，心忮之，而莫可谁何也。

无几时，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贵也！”因决计归。归则以田园自娱，绝不问户外事。而曩时往来川中者，尽被剽掠，山径不通，乃踉跄走新安，罗拜于门外曰：“愿乞壮士重过西川，使我辈弱者可强，贫者可富，俾啸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壮士其许之乎？”是时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许之曰“诺！”大笑出门，挟弓矢连骑而去。于是重山叠岭之间，复有汪之马迹焉。

绿林闻之咸惊悸，谋所以胜汪者，告诸山川雷雨之神，当以汪十四之头陈列鼎俎。乃以骁骑数人，如商客装，杂于诸商之队而行。近贼巢，箭声飒沓来。汪正弯弓发矢，而后有一人，持利刃

向弦际一挥，弦断矢落。汪忙迫无计，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见贼党咸持金称贺，然犹意在往劫汪之护行者。暂置汪于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动，俟日晡，取汪十四头，陈之鼎俎，酬山川雷雨之神。

汪忽瞪目，见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诚豪杰，何就缚至此？”汪且愤且怜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则救之，娘子军不足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后，汝则如饥鹰怒龙，夭矫天外，而我凄然一身，徒婉转娇啼，作帐下之鬼，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无策甚矣。吾行百万军中，空空如下天状，况区区贼奴，何足当吾前锋哉！”因相对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断其缚而出之。汪不遑起谢，见舍旁有刀剑弓矢，悉挟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间行数百步，遇一骑甚骏，遂并坐其上。贼人闻之，疾驱而前。汪厉声曰：“来，来！吾射汝！”应弦而倒。连发数十矢，应弦倒者凡数十人。贼人终已无可奈何，纵之去。

汪从马上问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为兰省给事中，现居京国。今年携眷属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诸婢子尽杀，独留妾一人，凌逼蹂践，不堪言状。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见严君，可以无恨；又私念世间或有大豪杰能拔入虎穴者，故踣踣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严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赐，京华虽辽远，当担簪杖策卫汝以行。”于是陆行从车，水行从舟，奔走数千里，同起居饮食者非一日，略无相狎之意，竟以女归其尊人，即从京国返新安终老焉。老且死，里人壮其生平奇节，立庙以祀，称为“汪十四相公庙”。有祷辄应，春秋歌舞以乐之，血食至今不衰。

此篇出张潮《虞初新志》卷二。小说着意塑造一个真正的侠